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情爱论 / 金子 著. —北京:地震出版社, 2005.11

ISBN 7-5028-2758-7

I.新... .金... . 恋爱—基本知识 婚姻—基本知识

IV.C913.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7807号

地震版 XT200500146

新情爱论

金子 著

责任编辑:宋今

责任校对:樊钰

---

出版发行: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发行部:68423031 68467993

门市部:68467991

总编室:68462709 68423029

E-mail: seis@ht.rol.cn.net

邮编:100081

传真:88421706

传真:68467991

传真:68467972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

版(印)次:2005年11月第一版 200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80×1320 1/24

字数:215千字

印张:9.5

印数:00001-10000

书号:ISBN 7-5028-2758-7/Z·365(3389)

定价:24.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当肉身获得灵性

世上的人，都有生命。但是凡有生命的，岂限定是人？生命所在皆是，大者为巨鲸伟象，小者若螟虫菌芝，同样有生命的表征与实质，谁不呈现欣欣向荣的生机？眼前的一切生命，都是可以看见、可以听到，也可以触摸的实体。这是生命的现象，可以感觉的存在。

但是，人与动物自然不同。一般动物靠着肉体活动，过的是属肉体的生活。人则不然，虽然也有肉体，需要生活，但是灵性成为肉体的领导，人的灵性与肉体合一，所以，也正因为如此，一旦灵性失落，则人与禽兽的分别不会太大！



新情爱论

# 柏拉图式的爱情

## *bolatushi de aiqing*



**柏拉图式的爱情**：这一说法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巴尔德沙尔·卡斯诺提创立的成语。它意指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渴望与思慕，刨除了肉体交流的成分。卡斯诺提本人解释为“顺从精神而不是顺从情人”。

柏拉图式的爱情在近代文艺作品中被无限地开发出来，依照这种理论，爱情不仅可以超越性别、年龄、空间、时间，甚至可以发生在两个种群相异的世界中。

### 名家简介



柏拉图

**柏拉图**，一个典型的雅典人，他出生在雅典属地的一个海岛上，时值公元前429年。在希腊思想家中，对后代性爱观念影响最大的就是柏拉图。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影响源于他对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区分，是爱的理念或本质的世界与我们生活中的平庸之爱的区分。柏拉图的性爱理论完全类似于神话，主要见于他撰写的《会饮篇》中。

多少世纪以来,承认性欲成为爱情的动力且是延续种属的本能,一直使拥护禁欲主义的人气愤难平。时至今日,更多的基督教徒仍把爱情的奇迹仁慈地归功于上帝的庇护。他们认为,在婚姻中,夫妻双方愈与基督亲近,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便愈亲近,就好像一个等边三角形,夫妻两人各在底边的一角,而基督则在顶角上。若这两人要接近,则必须要向顶角移动。

十七世纪波斯作家伊那杜拉·坎布在《忠贞妻子》和《不忠贞妻子列传》中曾作过如下描写：“毫无疑问，一旦心被全能的爱情感霸主所主宰，一旦心把情欲的大旗高举入云并擂响疯狂的战鼓，那么理性卫士便无计可施了，只能忍受其辱。”渥伦斯，安娜·卡列尼娜便是例证。

爱情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而理智则是闪动滑翔的砂粒。欲火是洗劫世界廉耻的飓风，悟性此时只不过是摇曳的微光，疯狂的爱情的镖枪所射向对方的创伤，用理性的油膏去蘸抹，是无法治愈的。没有得到的爱情是在火焰中烧出的痴狂。

荷兰文学家埃拉认为：爱情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愚蠢的凯歌。他在《愚人颂》中写道：“男人在谈情说爱时常胡说八道，为了追爱人委身于他的性欲，他什么荒唐的事也干得出。”

歌德在《诗与情》中写道：“萌动的春情之所以美好，就在于他既不意识自己的产生，也不考虑自己的终结。”

王尔德认为：“爱情不过是‘梦幻’，在爱情的影响下，人必然丧失对生活的真实。”

爱情只不过是一朵毒化人的意识的、充满“梦幻”的美丽兰花。





二十世纪初，奥托·魏宁格在他轰动的《性别和性格》中宣称：

“爱情和性欲是根本不同的，它们是互相排斥，甚至对立的两种状态。因此，当一个人确实在爱着的时候，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要在肉体上同他所爱的对象结合。那些宣称他们在爱着他们想占有的女子的人是在撒谎，否则就是他们根本不懂得爱情……性欲随着肉体的接近而增长，而爱情则在所爱的对象不在眼前时愈益强烈，为了保持爱情，需要分离，需要一定的距离……真正的爱情会由于同所爱之人非预谋的肉体接触而死亡，因为这种接触引起性的冲动，从而在一瞬间毁灭了爱情……”

“所以，存在着柏拉图式的爱情，尽管精神病学的教授们并不承认它。我甚至要说，只存在‘柏拉图式’的爱情。因为除它之外，其他一切被称为爱情的东西都是卑鄙下流。只有一种爱情，就是对贝雅特里齐的爱、对圣母的仰慕。要发生性关系，那就去找巴比伦的荡妇好了。”

当代美国学者欧文·辛格也说：“爱并不等同于欲望。我们对某些物体或人充满欲望，是因为他们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是为了他们将提供的满足。然而，在爱某个人的过程中，我们只是在对这个人本身感兴趣，是把他作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达到别的什么东西的手段感兴趣。”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爱上他所买的房子时的情景，除了使用它之外，除了满足先前的欲望之外，它对他还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它现在是他的房子，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财产、一个居住场所，而且也是他关心的东西，是他感情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也关心纯粹功利的目标，我们因为它们提供的利益而需要它们，但是在爱的过程中，这个爱屋者建立了另外一种联系，他给了这栋房子一个超过它的个体及客观价值的重要性，它因而变成了注意的中心，或许是个人关怀的对象，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这一爱屋者赋予这栋房子以其他方式不可能得到的价

值。

波斯学者巴哈欧拉说：“每个人在别人身上见到上帝之美反映于其灵魂，见到彼此相同之点，他们在爱中互相感召。爱使全人类成为一海之波，成为一天之星，成为一树之果。爱带来真实一致的了解，真正统一的基础”，“有限的物质关系不足以适当地表达宇宙无穷之爱”。

这是说包含在每个人灵魂中的“上帝之美”或一种宇宙精神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吸引或爱；而即使是主张非理性的、反传统的、把性或肉欲当作人的一切实践活动、心理活动的根本的、原动力的弗洛伊德也说：“那些十分值得，很能引发他们高度敬意的女性，并不挑起肉欲的兴奋，所以他虽对她十分的敬爱，十分的眷恋，论到色情方面，却不免一筹莫展。”

列夫·托尔斯泰说：“即使结婚的双方以繁育人类为目的，结婚也无助于信奉上帝和为人们效劳。”

对于“爱”与“欲”在人们心理上常常会引发的微妙婉转的矛盾、冲突，法国作家纪德在其一篇散文诗中予以了表现，这篇散文诗是这样写的：

欲望！美丽的欲望！  
我将给你们带回压碎的葡萄，  
我将再次斟满你们巨大的酒杯；  
让我回家吧——但愿你们陶醉而睡去时，  
我能戴上缠有红缎带的长春藤花冠，  
遮住我前额的忧伤！

欲望追求的是“压碎的葡萄”，而爱所需要的是作为完整、独立的整体的“葡萄”本身，从而同一个既爱又欲求着的对象，当用它来满足了欲望时，由于已经破坏了对对象的完整和独立而使自己爱的心理遭受了挫折和伤害。绝大多数的青年男女在婚前总



是觉得自己心爱的人完美无缺，但婚后却总觉得一无是处，甚而气愤、失望、痛苦，觉得自己的一生被毁了，从而导致感情不和，甚至闹到离异。毋庸置疑，其中包含了性欲的满足对爱情的破坏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就是所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一语的意蕴所在。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肉体的诱惑力尽管受到残酷的虐待，却经常掉过头来进行报复。所有被掩盖起来不让人看到的秘密总是唤起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一种病态的遐想。

茨威格说，这种笨拙的遮盖手法最能加强、最能刺激好奇心了。在各个阶层的青年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一种潜在的超刺激感应能力。越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就越是拐弯抹角地寻找出路。请相信，柏拉图式的爱情给当事人所带来的悲痛将是更加巨大的。

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是在彼得堡他哥哥的寓所里去世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反复呼唤着梅克夫人的名字：“纳杰日达，纳杰日达……”最后咬着牙，心里充满复杂的情感说道：“冤家……”

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梅克夫人的出现是他一生的巨大转机。梅克夫人是大资本家梅克的遗孀，拥有万贯的家财；而柴可夫斯基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音乐教授，贫困潦倒，为生计四处奔波，天才受到了极大的戕害。梅克夫人发现，柴可夫斯基像一个靴匠一样勤奋地工作着，但是“这个高大同时又很脆弱的躯体中有什么地方被摧毁了，破坏了”。她痛心地意识到，俄罗斯连一条保护作家们的法律也没有：为什么丹特斯能够开枪打死普希金，玛尔丁诺夫可以枪杀莱蒙托夫？天才的出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但是，为什么他们被钉在生活贫困的十字架上，可以任人践踏、欺凌？有时生活的艰难比枪杀更能致人于死地。谁来帮助可敬又可悲的柴可夫斯基呢？

于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梅克夫人张开她温暖的羽翼，

为柴可夫斯基撑起了一片明朗的天空。她定期给柴可夫斯基寄去数额不小的生活补贴，让伟大的音乐家在“谎言、欺骗、伪善、市井的卑鄙、马群般的喧嚣、野兽般的巧取豪夺”中得以保持一份宁静的心态。梅克夫人把柴可夫斯基当作她永生中最重要的挚友和“精神开支”的对象。她认为是柴可夫斯基给予自己的多，而自己给予柴可夫斯基的少。



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通信汇集成了一本厚厚的书。有一次，他们都到了意大利，梅克夫人在散步的时候经过柴可夫斯基居住的旅馆，而柴可夫斯基恰恰走到阳台上，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他们的心灵撞击了，相互感觉到对方的存在。但梅克夫人是高度近视，她很快摘下眼镜，匆匆走开了。他们已经融合，却又保持着绝对的纯洁。柴可夫斯基在佛罗伦萨给梅克夫人写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个钟情的人之所以爱，并非因为他钟情的对象以其美德吸引了他，而是因为出于本性，因为他不能不爱。”这里，柴可夫斯基所谈的“爱”的对象是俄罗斯。而他心目中的“俄罗斯”的化身，既是“静静地注入大海”的伏尔加河，也是梅克夫人这样高贵的女性。他在许多信件中把自己创作的乐章说成是“我们的乐章”。这没有丝毫的俯就之意，这是一颗圣洁的灵魂向另一颗圣洁的灵魂表示最热烈的敬意。而梅克夫人在一封未发出的信里曾经这样说：“我爱柴可夫斯基，作为一个女人，一个身心都很完美、有能力去爱的女人爱着柴可夫斯基，在我的一生中没有比这更美的事物了。我会找到力量把我的爱向他倾诉……”



后来，梅克夫人的财产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她的子女亲属们召开家庭会议，强迫她停止资助柴可夫斯基。面对着自己亲手带大的子女们厚颜无耻的攻击，梅克夫人的精神垮掉了。失去了柴可夫斯基的梅克夫人迅速地被忧郁症所淹没，她在精神病院里走完了她的生命之路。柴可夫斯基失去资助后，很快熬过了经济上的难关，而精神上的创伤一直都没有愈合。

由此可以看到，虽然这种爱情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是发自内心的，但愈是如此，所造成的内心的创伤就愈严重。

十四世纪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夸耀自己对劳拉的纯柏拉图式的爱情。但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有自己的生物基础——性欲。正如杜宾斯基写道：“胸中的烈火烧烤着他，他从一座城市转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村庄转到另一个村庄，于是一旦同不像劳拉那样珍惜自己的道德名声的女人邂逅相逢，就会轻易地从他沸腾的热血里找到足够的物质来使一个柏拉图式爱情的囚徒热烈投身于罪过的快乐。”

对爱情的这种补偿是很典型的。崇高的柏拉图式的形象不能赐予的东西，人们就到这个形象之外，到生活中去寻找。所以，爱情的不足部分可以用情欲的另一些对象来弥补。重要的是人既要满足把亲密关系充分美化的激情，又要满足性的欲求。要知道，自然界总是要求完整无缺的。自然界的规律总会校正柏拉图式的爱情的欠缺所在。

**相关阅读** 柏拉图的《会饮篇》、魏宁格的《性别和性格》



圣女卡戴莉娜神秘的婚礼

《圣女卡戴莉娜神秘的婚礼》约 1527~1530 年 帕尔米贾尼诺 意大利  
74.2cm×57.2cm 板 蛋彩 伦敦国家美术馆藏

这幅描绘圣女卡戴莉娜神秘婚礼的作品，有着强烈的风格化形式特点。它明显地背弃了自然主义传统，追求一种新的形式和风格，虽然这件作品表现的是宗教题材，却表现出一种人世间的温情脉脉。画家运用明暗光影，造成了画面扑朔迷离的效果，显示出一种装饰性。矫饰主义绘画是绘画形式的一次解放性变革，打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理念规范，体现了自由意志的发展。这件作品融入了画家的审美理想，波浪式的人体形态及衣纹肌理，创造出全新的美感，在写实风格盛行的年代里，无疑具有叛逆性。



## 情欲之爱

qingyu zhiai



**情欲之爱:** 情欲之爱主要是指互相斗争的心理冲动与感情的风暴, 性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

情欲之爱的痛苦和甜蜜都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我们将无穷的愿望、需求和模糊的欲望都岌岌可危地系在另一个单独的个体上, 而所有的那些愿望、需求和欲望, 其实都是与性力量的爆发紧紧相连的。

### 名家简介

**约翰·济慈** (1795~1821), 出生于 18 世纪末的伦敦, 他是杰出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也是浪漫派的主要成员。著有《圣艾格尼丝之夜》、《夜莺颂》和《致秋天》等名作。

**奥古斯特·倍倍尔** (1840~1913),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以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才智致力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他从工人到国会议员, 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 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战斗历程, 经受了尖锐而严峻的历史考验。奥古斯特·倍倍尔关于性问题的天才思想, 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妇女与社会主义》中。



奥古斯特·倍倍尔

性与爱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以致“情欲之爱（性爱）”一词已成为“性欲”的同义词。在我们这个时代，性爱似乎限于生理激情，它在欲望的渴求与满足的边缘上找寻着平衡。正如描写悲情之爱的文学作品所指出的一样，性的满足可以熄灭欲火。因而，最强烈的性爱往往出现在欲望得到满足的那一刻。

从纯生理欲望方面来讲，性爱——包含着对遥不可及的事物的渴求。这一观点在约翰·济慈著名的《希腊古瓮颂》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在书中写道：

“更幸福的爱！更加幸福的，更加幸福的爱情！永远温暖宜人，永远令人喜爱，永远令人心跳，永远的年富力强。”

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的一节中以《性欲》为标题，以毫不含混的语言写道：

“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中，继饮食的需要之后，最强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延伸种属的需要是‘生命的意志’的最高表现。这种需要深深地埋藏在每一个发育正常的人身上，到成年时，满足这种需要是保证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条件。路德说：‘如果有人想抵抗自然的需要，因而不去做他想做和该做的事，那就犹如一个人希望自然界不再是自然界，希望火不会灼人，水不会打湿东西，希望人可以不吃，不喝水，不睡觉一样。’路德这样说是对的。”

我们相信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这一说法。他还举出了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与屠格涅夫有趣的对话。

前者问后者：“您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写作了？”他回答说：“唉，告诉您吧，每当我酝酿写东西的时候，爱情之火都烧得我坐卧不安。如今这些都已成为过去，我老了，我既然不能爱，也就不能写作了……”



随着性成熟期的到来，青年男女的相互间的吸引力就急剧地增强了。这一个令他们心绪不安的时期，使他们开始感到性方面的不满足，这是爱情之花自然开放的第一个前提。性的刺激逐渐成为刺激感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早在两千年前，卢克莱修就描述过性成熟时期青年人的变化，他用简约的自然主义笔法勾勒出了这一特定过程：

那些男子，当成熟的年龄  
在他们的肢体中所产生的种子  
现在首次进入了他们生命的  
波涛汹涌的海峡里面的时候，  
在他们的梦中他们就遇见了  
从外面来的某人形体的肖像……  
那些美貌和动人的艳色的使者，  
这些形象就刺激了那现在已经  
充满着精子的耸起的部位……  
因为不同的原因激动不同的东西，  
只有人才有一种力量激动起人的种子……  
并使人的生殖器官激动起来。  
受刺激的部位胀满了那些种子，  
于是就渴望把那些种子射向  
疯狂的情欲所渴求的那个东西，  
肉体就去找寻那个用爱欲  
来刺痛心灵的对象。

作为生命本能的性欲并不总是产生相应形式的爱的感情。情欲往往完成自己的职能，而并不引起心灵的颤动。如果把情欲看作是最终目标的话，那些在性生活中互相取悦对方的男男女女将永远痴迷不醒，而且不知厌倦——但大量的事实却说明，实际的情况与假想的结论恰恰相反。那些沉湎于肉体关系的人经常会

对这种关系产生厌倦，并最终失去对爱人的爱恋。

关于这一点，奥古斯特·倍倍尔又提醒人们要防止“经常遇见的另一种恶害”。他写道：

“性享乐过度较之不足更为有害。性欲过度的结果能够使身体组织破坏。阳痿、不妊、脊髓病、痴愚、精神衰弱和其他的疾病，都是性交过度的结果。性欲的节制，和节制饮食及其他人类欲望同样重要。”



他抨击说，在上流社会，年轻的和年老的苗儿非常的多，他们因为荒淫无度而变成愚钝，因温饱而需要特殊的刺激。除去天生的同性爱（变态性欲）之外，有许多陷于希腊时代的反自然行为。男色在暗中流行，范围之广远出我们想像之外。

关于此事，在许多警察局的秘密文件中，都记载有很多惊人的事实。在妇女之间，古代希腊的反常行为流行得比男子更甚。妇女间的同性爱，在巴黎的已婚女子之间非常流行。不独有满足性欲的行为，还有骤增的对儿童的凌辱。

此外，奥古斯特·倍倍尔揭露道：不自然的满足，往往是由于打破廉耻的方法助长的。人们有时称许在报纸及娱乐杂志的广告上所推荐的许多秘密用具；但这种推荐都以上流社会的人们为目标，因为这种用具的价格太贵，穷人是买不起的。还有以两性为目标的淫画（尤其是各种照片）及有类似内容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这种作品的题名已经是以性的刺激为目的，很可以唤起警察官和检察官的干涉。

奥古斯特·倍倍尔说：“假使这种人为地激成的性的放纵，



再不变成社会的病毒，岂不是一件奇事？”

作家司汤达不仅以《红与黑》小说名著享誉世界文坛，而且也以感情充沛，情欲旺盛，情人众多而绯闻不断。他秉承母亲甘尼永浪漫多情，易于冲动的天性，从小就羡慕风流舅舅那种招徕女人的功夫，不断模仿学习，练就了一身讨好女性的真本领。尽管他先天条件并不优秀：鼻子很丑，双腿短小，但是凭着他的文学才华和执著大胆的精神，仍然赢得了众多情人的青睐。

司汤达说：“我感到我是为爱情而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就行不通。”

他第一次恋爱的对象是位女演员——居白利，她严肃忧郁却温柔不减，司汤达不顾一切爱上了她，想着她，等着她，甚至看到她的影子就快乐。

1800年6月，司汤达随军来到意大利的米兰，满眼都是胸部丰满，举止风流的米兰女，他看傻了，她们那种诱人的温柔仪态唤起了司汤达对女人的渴望。7月的一天，他邂逅同僚的情妇——安焦拉。她高大丰满，一双黑亮眼睛，令人神往，司汤达爱上了这个“理想热情女人”。遗憾的是安焦拉完全不知。

1802年司汤达回到家乡，在一次音乐会上认识了维克托里娜小姐，他被她的风姿震慑了，但是他的一封封情书，仿佛泥牛入海，杳无回音，这使他痛苦万状。后来，司汤达来巴黎求学，结识了伯父的表妹勒贝弗尔夫人和她的女儿阿黛尔。1802年8月18日，35岁的勒贝弗尔与他同居了，但司汤达渴望得到的却是15岁的阿黛尔，但终未成功。

在杜加宗的沙龙里，司汤达盯上了梅拉妮·吉尔贝。并有预谋地使用一连串措施来进攻她，他甚至连吻了她整整20次，与梅拉妮在一起，他感到幸福。1805年7月25日，司汤达来到马赛与梅拉妮幽会，他的心中被幸福美满所包围。1806年2月两人相继失业，开始争吵，他们俩的爱情终于画上了句号。

离开梅拉妮，司汤达又同一个人的粗俗的妻子睡觉，并且勾上了她的女仆。这种轻薄的苟合，只有肉欲的发泄，毫无爱情可言，必然很快被司汤达所厌弃。

后来，司汤达又看上了德国将军的女儿米娜，一阵热恋后终告失败。1807年，他又恋上了自己的表嫂——达碌伯爵夫人，在高贵的夫人面前，他一直不敢表白。直到1811年6月，他鼓励自己道：一定要说出来，否则就自杀。司汤达声称：他已经爱她很久了，他想努力遮掩这种爱情，但他实在做不到。一天他终于说出“我爱你”三个字。达碌夫人激动得哭了。

对于爱情，司汤达常追不疲，可谓一生围着爱情转。但总是始乱终弃，晚年孤独。

性欲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失去控制，它就可能成为灾难。我们不能把精神和肉体分开，把梦想和现实分开。这会导致人的本质的变态，导致扼杀生命。原因变成了结果，而结果变成了原因。

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爱情的性欲基础绝对化。爱情并非因为失去了肉体的性欲而最终走向灭亡，事实上，正是爱情的精神力量使男女之间的感情在性欲这种强有力的生物刺激因素消失之后，仍不至于冷却。

在此之后，性的潜能之火点燃的爱情在夕阳西下的晚年又会因时隐时现的回忆而放射出燃烧后的余晖。这时的爱情是一种精神的和美感的珍贵物品，是精神和情感文明的表征。

现在我们再看婚姻和情欲的关系。

更多的人认定，婚姻和情欲一定是冲突的，因为情欲的本质是自由自在的。从原则上来说，情欲是猥亵的，婚姻只是一种手段，是用来认识和占有另一个身体的借口。而婚姻则约束一个人的情欲，他的身体只能被一个人享用，当对方对他没有了激情的感觉，这个人相对对方来讲也是一样，但他什么都不能做。



而婚姻呢，他们之间的欲望只属于他们两个人。事实上，真正占有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当性的吸引力消失了，情欲差不多必定消失。肉体之爱不能被当作目的，也不能当作达到目的的惟一手段。它不是生存的意义。

**相关阅读** 约翰·济慈的《夜莺颂》、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

名画赏析



命运

《命运》约 1623 年 圭多·雷尼 意大利 188cm×155cm 布 油彩 罗马圣卢卡国家美术馆藏

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命题，被画家宗教化地处理为女神与小天使的飞行，无定的飞行喻示了命运的不可把握，暗示了主题。人物造型夸张，舞蹈化的女神与小天使都被赋予特定的形式，天空、球体、女神、天使的组合，将个人命运引向人类共同命运。在这里，画家将命运做了有神论的宿命解释。